

陳獨秀失足恨

袁宙宗

好學深思精力過人

陳獨秀，原名乾生，字仲甫，清光緒五年八月二十三日（一八七九年十月八日）生於安徽省懷寧縣，一九四二年（民國三十一年）五月二十七日卒於四川江津縣。他是「青年雜誌」（後改爲新青年）的創辦人，民初文學革命和五四運動的主角，中國共產黨的始作俑者。（陳獨秀的經歷詳見拙著中國文學全史第三十二章。）

陳獨秀聰敏好學，領悟力強，徐志摩對他的容貌曾有如下的描繪：

「髮際甚高，幾在頂中，前額似斜坡。尤異者，則其鼻樑之峻直，峻如眉脊，線條分明；若近代表現派仿歐洲藝術所雕刻銅像。異像也。」

張國燾於民國九年七月間，在上海會見陳獨秀時，對他的印象是這樣的：

「好學深思，精力過人，通常每天上午和晚間是他讀書和寫作的時候，如果沒有別的人打擾，他的話匣子便向我打開，往往要談好幾個鐘頭。他的談吐不是學院式的，十分引人入勝，他往往先提出一個假定，然後層出不窮的發問，不厭

其煩地去求得他認爲恰當的答案。談得起勁的時候，雙目炯炯發光，放聲大笑，他堅持自己的主張，不肯輕易讓步，即或不大顯著的差異，也不願稍涉含混，必須說得清清楚楚才肯罷休。但遇到他沒有考慮過到的地方，經人指出，他會立刻坦率承認錯誤。他詞鋒犀利，態度嚴峻，像一般烈火似的……」（見張國燾著「我的回憶」）。

作品怪異具煽動性

陳獨秀的作品是很怪異的，無論詩和文都具煽動性，有吸引人的力量，就他的舊詩說，也別具一格。民國前，他曾在「國民日日報」發表哭泣希顏、吳君茂詩，很受人重視，原詩是這樣的：

(一)
凶耗傳來忍淚看，慟君薄命貴君難；
英雄第一傷心事，不赴沙場為國亡。

(二)
歷史三千年黑暗，同胞四百兆顛連；
而今世界須男子，又殺支那二少年。
註：吳君茂良以事亡於上海，故兼悼之。

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二月十六日，福建何梅士死於東京，何與陳獨秀，章士釗在東京均參加革命，彼此甚相得，何死陳有「哭何梅士」詩云：

海上一為別，滄桑已萬重；落花浮世劫，流水故人蹤。
星界微塵裏，吾生彈指中；棋枰今尚在，能否此心同！

光緒三十年四月十五日警鐘日報載。陳獨秀由日本回國，遇友人王徵伯轉赴日本，作「贈王徵伯東遊」詩：

聞君將發扶桑渡，已識相逢又一秋；
寶劍莫彈知己淚，
諸天終古美人愁。東航觸我追前夢，
南國仍然困楚囚。

近別遠離同一散，我心惻惻莫來由。
五四運動前夕，陳獨秀言論偏激，被迫辭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因為他是五四運動幕後策動人之一，北京政府對他的行動十分注意。民國八年六月十一日，陳獨秀親自散發「北京市民宣言

「在香廠被捕，坐牢八十多天，出獄時劉復（半農）有新詩賀他，原詩甚長，茲摘第一段如後：

D——！

D！

我已八十多天看不見你。

人家說，這是別離，是悲慘的別離。

那何嘗是？

我們的友誼，若不是泛泛的「仁兄」

「愚弟」，

那就憑他怎麼看，你還照舊的天天見

我，我也照舊的天天見你。

威權囚禁了你，還沒有幽禁了我，

更囚禁不了無數同志，無數的後來兄弟。

記着！這都是一個「人」身上的五官

百體。

Y說過：

「只須世界上留得一顆橘子的子，

就不怕他天天吃桔子的肉，

剝橘子的皮！」

D！

你安心着，我就把這句話來安慰你。

——見民國八年十一月一日「新青年」六

卷六號。

陳獨秀讀了劉復的詩，於次年（民國九年）

年初，回敬了劉詩一首，首段是這樣的：

答半農的D——詩

不知什麼是我？不知什麼是你？

到底誰是半農？忘記了誰是D？

什麼頃間，什麼八十多天，什麼八十

多年，都不是時間上重大問題。

什麼生死，什麼別離，什麼出禁與自

由空氣，什麼地獄與優待室，什麼好身手

，什麼殘廢的軀體，都不是空間上重大問題。

重大問題是什麼？

彷彿過去的人，現在的人，未來的人

，近邊的人，遠方的人，都同時說道：

在永續不斷的時間中，永續常住的空

間中，一點一點畫上創造的痕跡；

在這些痕跡中，可以指出那是我，那

是你，什麼是半農，什麼是D。

——見民國九年一月一日「新青年」七卷

二號。

從這首詩裏可以看出陳獨秀對時間、空間、

生、死都有他特別的看法，高語罕和陳獨秀私交

甚厚，也是老共產黨員，他和陳獨秀、彭述之、

劉仁靜、李季等於民國十八年十一月十五日，被

中共中央開除黨籍。高語罕於民國三十五年七月

二十日，在「民主與統一」半月刊第八期發表「

入蜀前後」文中說：

「二次革命失敗（民國二年討袁世凱），先

生（陳）從安慶逃到蕪湖（安徽都督柏文蔚，任

命陳獨秀為祕書長，二次革命失敗，文蔚退出安

慶，陳亦逃亡），被蕪湖駐防軍人某逮捕。這位

軍人本是和柏文蔚在反袁旗幟之下的，不知因何

事與柏不諧，而遷怒於先生。已經出了佈告，要

槍決先生，先生很從容地催促道：『要槍決就快

點罷！』旋經劉叔雅、范鴻儒、張子剛三先生力

救得免。後在上海被國民政府逮捕，押解南京，

先生在京滬車中，酣睡達旦，若平居無事者然，

其臨難之從容不迫，泰然處之，往往如此。」

以上所說都是陳獨秀好的一面，也是他能在

民初成為顯赫的人物，給知識分子的影響很大的

原因。

性格反動行為乖張

陳獨秀畢竟是失敗了，而且失敗得很慘，誠

如孟子所說「始作俑者，其無後乎？」他共有三

個兒子，老大延年，老二喬年，都以勤工儉學赴

法國讀書，加入共產黨，都被共黨出賣，先後於

民國十六年十七年伏法。老三松年，不談政治，

至今亦下落不明。陳妻已早逝，民國三十一年，

陳孑然一身，孤寂地病死在四川的江津，埋骨於

荒煙蔓草間。可以說是晚景淒涼，落寞以終。

陳獨秀何以會如此下場？我們從他的性格與

行為可以窺察得出來。

陳獨秀是一位思想偏激，喜歡標新立異的人

物。胡適曾批評他是一個「終身反對派」，這種

批評陳自己也樂意接受。他的性格，和春秋時代

的聞人鄧析，少正卯是同一類型的人物。他的個

性從他自傳中可以窺察得出來。他在自傳中說：

「當八、九歲時，祖父教我讀四書、詩經、

左傳……背書背不出時，祖父生氣動手打我，無論挨了如何毒打，總是一聲不哭。他（祖父）不只一次憤怒而傷感的罵道：『這個小東西，將來長大成人，必定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凶惡強盜，真是我們不幸！』我的母親為此不知流了多少眼淚。」（實庵自傳，民國二十七年三月七日亞東圖書館版）。

雖然他後來「並沒有做強盜，並且最厭惡殺人」，可是，他天生一種反動性格，行為乖張，不肯就範，這是與生俱來的。

陳十七歲時，赴安徽懷寧縣考秀才，時在光緒二十二年（西元一八九六），自傳說：

「宗師出的題目是什麼『魚鼈不可勝食也，材木』的截搭題，我對這樣不通的題目，也就用不通的文章來對付，把『文選』上所有鳥獸草木的難字和『康熙字典』上荒謬的古文，不管三七二十一，牛頭不對馬嘴，上文不接下文的填滿了一篇皇皇大文。誰也想不到，我那篇不通的文章，竟蒙住了不通的大宗師，把我取了第一名，這件事使我更加一層鄙薄科舉。」

縣考，本來就是最低級的應考，陳獨秀能背憶一些「文選」和「康熙字典」的古字，在閱卷人來說，相形之下比別人讀書來得多，記得博，雖然文義不佳，亦有可取，也許措詞和佈局都比別人強，故名列第一。在一般常情來說，是應當歡欣鼓舞的，可是在他，反而發生反感，這就是他生就的獨特的反動性格。

光緒二十三年，他到南京去會試，他曾說：「在考場中，那些怪現狀聯想到這般動物得

了志，國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這便是我由選舉妖孽轉變到康梁派之最大動機。一兩個鐘頭的冥想，決定了我個人往後十幾年的行動。」

心志不專優容奸惡

意志不堅定，容易為環境所改變，這是他的性格。這種性格的生成，據他自述說：

「我和我母親缺乏嚴肅堅決的態度，有時簡直是優容奸惡，因此誤了多少大事，上過多少惡當，至今雖然深知之，還未必痛改之。其主要原因，固然是由於政治上之不嚴肅，不堅決，而母親性格之遺傳，也有影響罷！」

陳獨秀確有自知之明，他所謂「於政治之不嚴肅，不堅決」這就是他失敗的關鍵。在他早年，陳氏宗親和他的家人對他都抱了很大的希望，盼望他學有所成，光耀門庭。但他却性格多變，把握不住一定的方向。他說：

「他們真想不到我後來接二連三做了使他們（族人）嚇破了胆的康黨、亂黨、共產黨。」

康黨，是指維新派、光緒二十三年，陳獨秀參加南京鄉試落選，就在這年康有為倡導維新浪潮已氾濫於全國，依據梁啟超的「戊戌政變記」，國內已成立學會二十四個，學堂十九所，報館八家，陳獨秀也受康梁的影響，參入了維新派。他說：

「最後感覺到梁啟超那班人在『時務報』上說的話是有些道理呀！」

這便是他加入維新派的動機。光緒二十四年，百日維新失敗，給陳獨秀以重大的刺激，使他

覺得維新運動之脆弱而不可靠，於是他又轉向了。

「亂黨」，是滿清政府對革命黨的稱呼，陳獨秀在維新運動失敗之後，留日期間加入了革命陣營。「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中說：

「壬寅（一九〇二）冬，留日志士秦毓璽、董鴻禔、葉瀾、周宏業、馮自由等，發起青年會，明白揭示以民族主義為宗旨，破壞主義為目的，初假東京牛込區櫻町周寓為會所，署名者有秦、董、……陳由己（獨秀）、蘇子穀（曼殊）等數十人，是為留學界團體中揭發民族主義之最早者。」（第一編第十一冊「中國同盟會」第三二頁）。

馮自由也說：

「由庚子秋惠州革命失敗後至乙巳（一九〇五）六月東京同盟會成立時止，叫做興中會後半期。這時間的同志名單中，有陳由己、仲甫，安徽懷寧人，日本留學生，青年會成立時加入，當日拍照，陳亦與焉。他於癸卯冬（一九〇三）至上海，任國民日日報記者。」（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第一編第九冊「興中會」第三四二頁）

陳獨秀由日回國，先回本籍安徽活動，然後再去上海。癸卯（一九〇三）五月二十五日「蘇報」登載：

「頃得皖友來函，本月念一日皖省志士開大會演說於藏書樓……由陳君仲甫開講，大旨謂：當今非提倡軍人精神，斷不足以立國。外患日亟，瓜分立至，吾輩恐有不足為牛馬奴隸之一日……」

大會演說完畢，仍由陳君仲甫發起愛國會，立經全體贊成。……擬與上海愛國學社通成一氣……」（同前第十冊「與中會」四二三頁）。

上海愛國學社是由章太炎、鄒容、吳敬恆、蔡元培等於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發起成立，自此，陳獨秀得與蔡元培接觸，因此後來蔡元培任北大校長，延聘陳獨秀為文科學長。

陳在留安徽不久後，轉去上海，正值「蘇報」被工部局查封，「國民日報」於八月七日出版，他便加入了該報出刊工作。陳獨秀和張繼、連橫、章士釗等為創辦人，因該報言論偏激，未及三月又被查封。

民國四年九月十五日，陳獨秀在上海創刊「青年雜誌」時，他已脫離革命陣營。

中共組黨始作俑者

五四運動以後，民國八年六月十一日，陳獨秀被捕入獄，他坐牢兩個多月，出獄以後，轉赴上海辦理「新青年」，從此，走向共產主義路線，並創立中國共產黨，「新青年」雜誌，八卷一號（民國九年九月一日出版）起，變為共產黨的中央刊物，專文多以俄共為研究對象。在北京的胡適，首先對陳獨秀表示不贊成，胡適認為「新青年」的言論色彩太濃。

「青年雜誌」自民國五年九月一日改為「新青年」時，陳獨秀的態度慢慢改變。當初他不主張月刊一開始就捲入政治漩渦，他在答王庸工「關於國體問題」文中說：

「改造青年之思想，輔導青年之修養，為本

誌之天職，批評時政，非其旨也。國人思想倘未有根本之覺悟，真無非難執政之理由。年來政象所趨，無一非違守中國之法，先王之教，以保存國粹而受非難，難平其為政府矣。欲以鄰國之志警告國民耶？吾國民雅不願與聞政治。」（青年第一卷一號）。

這樣的態度來辦雜誌和發表言論，說得上公平正直，容易得到大家接受。可是他出爾反爾，到後來却專涉政治，而且言論偏激，民國六年四月九日胡適自紐約寄信給陳獨秀討論文學革命問題說：

「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二人所能定。甚願國中人士能平心靜氣與吾輩同力研究此問題，討論既熟，是非自明。吾輩已張革命之旗，雖不容退縮，然亦決不敢以吾輩主張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像這樣虛心論理，接納善言，是治學治事應有的態度。可是陳獨秀「答胡適之」的信却說：「改良文學之聲，已起於國中，贊成反對者各居其半。鄙意容納異議，自由討論，固為學術發達之原則；獨於改良中國文學，當以白話為文學正宗之說，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態度強橫固執成見

像他這樣強橫的態度早已失去學人應有的風範。

後來文學革命派始終未遇着一個強有力的敵

對者來和他們爭辯。於是錢玄同執筆，托名王敬軒，給新青年編者一封信，標題為「文學革命之反響」，把舊派的見解統統起來，給新派一擊，再由劉復出名作了一篇「覆王敬軒書」洋洋萬言，把舊派的林紓等人冷嘲熱諷，痛罵一頓。（民國七年三月新青年四卷三號）有人實在看不慣，寫信質問陳獨秀說：

「貴誌記者對於王君議論，肆口侮罵，自由討論學理，固應如是乎！」

而陳獨秀回信說：

「妄人閉眼胡說，則唯有痛罵之一法……致是非不明，真理隱晦，是曰『學愚』；『學愚』者，真理之賊也。」（見新青年四卷六號）。

他對投書的人，又加以痛詆，他的固執成見越來越甚，而他的政治見解也不够嚴正。例如民國六年七月二十四日他在「中華新報」發表「政局之根本解決」說：

「紛爭將無寧日，欲求根本解決，其惟採用南北分治制度，使此二種勢力與政見各發於一定區域以內……以揚子江為天然界線：北洋系分治於北，國民黨分治於南。……」

如果這樣的作法，把國家分裂為二，供野心家利用，怎能算是長治久安之計！

陳獨秀早年倡言不談政治，實際上言行相悖，終生都捲在政治漩渦中，他的「實庵自傳」說：「休謨的一生差不多是消耗在文字生涯中，我的一生差不多是消耗在政治生涯中，由於我大部份政治生涯之失敗，也並不足為虛榮的對象。」

失足成恨悔之晚矣

陳獨秀有自知之明，承認「於政治上不嚴肅，不堅決」這是他失敗的樞紐。他在中共臨時中央成立後，創辦「嚮導周報」，留學法國的曾琦看過他的文章後（嚮導）批評說：

「其人忽而主張超國，忽而主張造國；忽而主張宗教，忽而反對宗教；忽而主張共產，忽而主張民治。前後矛盾，不一而足。志慕孫中山，而無孫氏堅強之意志；行類梁任公，而無梁氏淵博之學問。然固已負海內之重望，為青年所推崇，則今日中國人才之缺乏可知矣。」

曾琦的論評，甚為允當。尤其說到陳之「固已負海內之重望，為青年所推崇」，關係太大了。民初陳既倡文學革新，後又領導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提出「民主」「科學」「全盤西化」等口號，進而鄙棄孔教和中國固有文化，陳獨秀說：

「對於與此新社會，新國家，新信仰，不可相容的孔教，不可不有徹底之覺悟，猛勇之決心；否則，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憲法與孔教，新青年二卷三號）。

吳又陵，四川新繁人，留學日本，與陳獨秀相識，他專在王充、李卓吾這類怪誕人物中去找材料，專門反孔，反禮教，陳獨秀引為知己，不斷在「新青年」登他的怪論。吳說：

「儒家以孝弟二字為二千年來專制政治，家族制度聯結之根幹，貫徹始終，而不可動搖，使宗法社會牽制軍國社會，不克完全發達，其流毒

誠無減於洪水猛獸矣。」（家族制度為專制主義之根據論。新青年二卷六期）。

因為他們反孔，所以反禮教、反國粹、反貞節、反舊文學、反舊政治，陳獨秀在「本誌罪案答辯書」（新青年六卷一號）公開承認這些罪案。

因為他們在那時的聲勢，頗為囂張，一般青年十分推崇，受他們的影響也甚深，致使知識分

子，鄙棄數千年來的民族文化，喪失自信，以為只有西方月亮才是圓的，盲目的崇拜主義蔓延日熾，中華文化所遭受的斷傷實難以估計，這不是中華民族之一大劫難。而陳獨秀失足接受俄國指導，走向共產主義路線，成立中國共產黨，害人害己更禍害國家，最後雖然覺悟，但悔之晚矣，一失足成千古恨，真是讀書人的最大悲劇。

中外雜誌稿約

一、本誌園地公開，舉凡人物傳記，趣事軼聞，真實傳奇，旅遊記趣，生活體驗，科學新知等稿件，均所歡迎。

二、來稿請用稿紙繕寫字體力求工整清晰，附照片插圖者尤佳。

三、有關外國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一律請加註原文。

四、來稿以白話文為限，除特約稿件外，請勿超過壹萬字（長稿採用時，超出部份不計稿酬，特約稿不在此限）。

五、來稿一經採用，稿酬從優，出版後得酌送稿酬或贈本刊。經採用之稿件，其著作權即歸本誌所有，本誌交由「時代文摘雜誌」轉載或由中外圖書出版社印行選集或出版單行本時，不另支付稿費或版稅。

六、本誌所發表文字圖片未經徵得同意，不許轉載，如有侵犯者，當依法追究。

七、來稿務請作者在原稿上註明真實姓名、地址及簡歷以便連絡。本誌對於文稿標題及內容，為精益求精，必要時將予刪改，如不願刪改請先聲明。

八、作者來稿務請影印一份自己留存，無論刊登與否概不退還，如必須退稿，務請附寄掛號費郵資以免平寄遺失，來稿請寄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七號之二中外雜誌社編輯部收。